

基于行为实验的“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姚 宇^①

摘 要 以功利原则、不变式还原方法和形而上学推演为特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被称为微观经济学。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如何既保证课程内容按照其自身方法论在逻辑上的连贯性,又能准确地指出其概念体系、逻辑过程和研究结论的局限性乃至错误性,实现马克思主义对其的引领?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张伯伦所开创的微观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方法。这一方法尽管在初期不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但近年来发展迅速,相关的软件已经可以达到支持普遍实验室实验和线上实验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研究的行为实验方法恰恰达到了我们对微观经济学教学模式设计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它与传统微观经济学在逻辑和概念体系上可以相融,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具体的事实可以清晰地说明微观经济学存在的弊端和有限性。该方法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抽象概括提供事实依据,可以作为我们微观经济学教学创新的基础。本文最后对基于这一方法的“微观经济学”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式的课程设计。

关键词 行为实验;微观经济学;教学模式探索

一、引言

以功利原则、不变式还原方法和形而上学推演为特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被称为微观经济学。所谓“微观”,就是从个体主观视角分析问题而非整体客观视角,强调个体静态理性而否定集体历史理性。微观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入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

^① 姚宇(1977.8—),男,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哲学博士后,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比较。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2019年度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微观经济学”;陕西师范大学2020年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专项基金项目“基于行为实验的微观经济学课程互动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用,但微观经济学也是自由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如不加批判地学习,则不仅会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伤害,更会对广大青年学生意识形态培养形成难以估量的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放性的理论,它拥有博大的胸怀,从不拒绝任何人类智慧的成果,但“洋为中用”不是全盘西化,而是批判地吸收,是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去伪存真、加以利用。如何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开展批判式教学构成了这门课程教学模式设计的难点。既要保证课程内容按照其自身方法论在逻辑上的连贯性,又要准确地指出其概念体系、逻辑过程和研究结论的局限性乃至错误性,实现马克思主义对其的引领,实为不易。国内较为流行的高鸿业老师主编的微观经济学教材采用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对微观经济学结论外在的批判形式,在教学实践中似乎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从形式上,为了保证微观经济学课程讲授的完整性,该教材将批判内容与课程内容的讲授相分离,在每一章最后设置了一节专门的批判,这会令学生刚刚建立的还并不稳固的知识体系出现崩塌,不符合认知所要求的逐步建构机制;从内容上,该教材将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存在很大弊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与微观经济学并不相融,两套理论之间缺乏方法论的基本一致性和逻辑演绎的共同起点,以一套概念去否定另一套概念常给人以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从本质上,该教材没有认识到对微观经济学的批判本质上是对其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批判,而不是对其某些具体概念和结论进行批判,批判的依据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而不应该是它在阶级分析中的一个运用——政治经济学。基于上面的三点分析,我们认为合理的“微观经济学”教学设计至少应满足三个方面:一是,批判必须与教学内容展开同步;二是,批判必须与微观经济学采用同样的视角或者说方法论;三是,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这样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展开批判,而不应该是以某些局部的具体结论。那么,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实现上述教学设计要求呢?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张伯伦所开创的微观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方法。

二、行为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长期以来,西方理论经济学学者对于经济学采用行为实验方法开展教学和研究一直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旗帜性人物萨缪尔森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经济学家还不能开展像化学家门或生物学家们开展的那种可控性实验,因为他们不能轻松地控制影响实验的其他重要因素。”但经济学领域对行为实验的保守并不能阻碍西方长期对经验论方法的推崇,从培根、休谟到

密尔、杰文斯,从望远镜、显微镜到内窥镜,西方最引以为傲的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对经济行为实验方法的探索并不会因为萨缪尔森等人的态度而停滞,只不过囿于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维护这一障碍经济学领域的这个突破相较于其他学科来得更慢一些。当然,对它的突破也必然的来自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对者。20世纪中期开始众多经济学家的尝试中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张伯伦独领风骚,20世纪40年代张伯伦首先在他的微观经济学课堂上开展了关于市场均衡的教学实验。他实验的目的就在于论证微观经济学所论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不完全性。他的学生中就有后来因实验经济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弗农·史密斯。尽管并不认同张伯伦的观点,史密斯对张伯伦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却十分认同,并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专心致力于微观经济学的实验室教学和研究。在史密斯的影响下普罗特、列文、莫里斯、考克斯等学者也纷纷加入这一方法的教学研究实践当中,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经济行为实验也日益规范。随着近年来经济行为实验学者不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弗农·史密斯、丹尼尔·卡尼曼(2002)、埃尔文·罗斯(2012)、理查德·塞勒(2017),经济行为实验作为微观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一种新形式也日益被广大经济学者所重视。正如钱颖一所说:“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恐怕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到2012年间国际科学顶级刊物《Nature》和《Science》上先后刊登的行为实验经济学论文就多达30篇,这是其他经济研究方法所难以企及的。

三、行为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内容

在方法论上,行为实验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一脉相承,但又有所不同。说其一脉相承是因为,他们都坚持微观的视角分析经济问题,要求将一切经济事实必须还原到微观经济行为之上,否则理论就是不完备的。这是英美经济学方法论的传统,更是英美经验论方法论的传统,是英美不同于欧洲大陆、不同于东方中国和印度独特的方法论,在英美社会的经济学界不论是左翼反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还是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者都坚持这样的研究方法。因此,用经济行为实验去讲授微观经济学在逻辑上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没有不一致性。说其不一致是因为,行为实验经济学具有更强的经验论特征,它的研究领域更为纷繁复杂,它不似经典的新古典经济学把全部理论体系都只建立在两个经验假设(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基础之上,它也没有自由主义价值观指向,并不把个人限定为内在绝对自由的“没有窗户的原子”,它表述的人完全来自实验经验,并不限定他必须是“理性人”“社会人”还是“经济人”。所谓行为实验方法,就是要求在可控的实验室或实验环境下,实验参与人在模拟

的、但更简化而且有纯粹形式的市场或其他经济环境中进行经济决策,通过观察个人决策行为或系统演化过程证实、证伪已有经济理论或发现新的经济规律。认同这一方法论的学者认为,如果不能进行可重复、可控制的实验,经济理论的检验、发现和经济政策的效果预测都必定受到限制,仅凭真实经济数据很难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失败、何时失败以及失败原因所在。正如普罗特(2001)所言,“在简单的、特殊的实验中都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根本不可能运用于复杂的经济系统,也根本难以具备一般性。”

在内容上,行为实验经济学更多围绕“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展开。这主要源于左翼经济学家对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中“功利性偏好”的不满(注意:“功利性偏好”并非“功利主义”,它仅指边沁“功利原则”所概括的人的心理偏好,并不包括“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后一条原则因违背个体主观主义这一自由主义基本精神已经被哈耶克等人坚决批判和彻底放弃)。“功利性偏好”并不同于纯粹的“利己偏好”,它包含个人利己性和个体独立性两方面,即个人的效用计算仅基于自身展开,不谋求通过与他人博弈而增加收益,讨价还价只是告知对方自身的效用函数而非斗智斗勇,因此博弈论只是对“功利性偏好”和基于它的“看不见的手”进行了证伪,并没有证伪“利己偏好”。亚当·斯密(1776)提出,经边沁(1789)总结,而被约翰·密尔(1859)、马歇尔(1890)、阿罗(1951)和卢卡斯(1988)等人继承的“功利性偏好”一直以来都被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经济学视为基石,边沁“避苦就乐乃真性”高度凝练地表达了这一偏好的中心内容,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论断更给这种偏好的社会功能戴上了王冠。“社会偏好”与此相对,它指人们并非只存在利己的、“独立计算”的“功利性偏好”,不管是出于同情、慈善、分享、援助或是出于嫉妒、竞争、敌视、报复哪种目的,人们都会在计算自己收益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希望或不希望别人或社会获益的动机,“社会偏好”越强则“功利偏好”越弱。根据科勒(2003)论述,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凡勃伦(1934)、杜森贝里(1949)和莱宾斯坦(1950)等非主流经济学家。古斯等(1982)之后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关于“社会偏好”的研究从理论体系构建[如拉宾(1993)、科勒(2003)、福尔克等(2006)等]和实验设计[如伯格等(1995)、卡格尔和罗斯(1995)等]上全面展开,或者说全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内容都是围绕“社会偏好”展开。但关于“社会偏好”的主要研究仍然停留在对这种偏好的内容细分上,如费尔等(2000)、福勒(2006)、陈叶烽(2010)等所提出的利他性偏好、互惠偏好、差异厌恶偏好等,或这种偏好的因素分解上,如亨里希等(2001)、利维德(2008)、帕特里克等(2014)等所提出的框架效应、性别、相貌、地域文化、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公平”和对“利己性”的背离在这些理论构建和因素分解中往往被默定

为研究趋向。对以“效率”为趋向的“社会偏好”研究尽管也有,但数量和范围较之前者无疑大为减少,主要的研究基本围绕公共品博弈实验和礼物交换博弈实验展开,前者如布兰茨等(2001)、尼基福拉基斯(2008)、陈叶烽等(2012)、连洪泉等(2014)等,后者如费尔等(1993)、查尼斯(2002、2012)、祥(2011)等。

上述梳理表明,经济研究的行为实验方法恰恰达到了我们对微观经济学教学模式设计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它与传统微观经济学在逻辑和概念体系上可以相融,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具体的事实可以清晰地说明微观经济学存在的弊端和有限性,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抽象概括提供事实基础,可以作为我们微观经济学教学创新的基础。近年来,随着行为实验方法在经济学微观研究领域的日渐成熟,特别是诸如 zTree 和 oTree 等线上实验软件的普及。经济行为实验更多地进入课堂已经越来越成为趋势。不论是实验室联网操作,还是手机等移动终端操作,基于经济行为实验的微观经济学教学都可以便捷开展。较之传统微观经济学教学方法的逻辑推导,行为实验方法更为直观,不论在说明相关理论正确性上,还是对相关理论进行证伪发现其不足上,行为实验方法都能迅速使学生通过参与进入到情境之中并得到用以检验理论的实验结果。教学质量提升不仅因为这一方法能让学生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它的实践检验可以让学生更为客观地对待理论体系而不因为学习盲从。

四、基于行为实验的“微观经济学”课程设计

(一)课程设计的目标

将与微观经济学理论密切联系的经济实验,如双向拍卖实验、最后通牒实验、信任实验、礼物交换实验、公共品实验,采用线上形式和实验室教学形式引入微观经济学课堂,形成一种与传统假设演绎逻辑推理体系为教学中心教学模式的互补模式,在不破坏传统教学模式体系性的基础上增加与其视角相同但结论不同的教学内容,实现基于过程批判的微观经济学教学步骤,让学生在知识建构过程中就能“知其所长、明其所短”,从而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引领下的微观经济学教学。

就具体目标而言:一方面,从教学内容上,期望通过课堂实验的具体实践性,更为清晰地向学生传达微观经济学所包含理论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差别与一致,做到批判地学习,从而真正达到既不盲从、又能学以致用,既学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我们的用处,又非常清楚它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另一方面,从教学方法上,期望通过线上和实验室的课堂实验的引入提升学生课堂参与感,在模拟情境下将学习的内容与自身的体验相结合,利用学生认知中的已有图示变被动为主动,将知识的建构过程与教学过程一致化,从而提升教学

质量。

（二）教学实践的规划和具体实施设计

教学实践的总体规划：从微观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和经济行为实验方法的特点出发，总结本课程以往课堂教学和相关课程实验教学经验，确定本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的基本方向：即通过将经济行为实验引入微观经济学课堂，在不改变课程原有知识架构的基础上丰富微观经济学教学模式，将学生实验实践与传统逻辑体系讲授相结合，在知识建构过程中批判地学习，既提升微观经济学教学质量、也树立学生正确价值观和方法论。

具体实施设计：

首先，对主要章节的课程内容由原有的“概念体系”“基本假设”“逻辑推演”和“实践举例”调整为“概念体系”“基本假设”“逻辑推演”“实验检验”“适用范围（理论批判）”和“实践举例”，增加“实验检验”和“适用范围（理论批判）”两个部分；

其次，对主要章节的课程结构由原有的“课程预习”“课程讲解”“课程测验”和“课后复习”调整为“课程预习”“课程讲解”“课程测验”“课堂实验”“实验研讨”和“课后复习”，增加“课堂实验”和“实验研讨”两个环节，在“实验探讨”环节主动引导学生采用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思考和分析问题；

第三，对主要章节分章进行“课堂实验”的实验设计，并确定“课堂实验”形式（线上与实验室）、制定详细流程、明确工作人员安排和撰写学生（软件）操作说明；

第四，通过对课程教学基本内容的信息化、扩展资源的信息化和教学重点难点的视频讲解录制，建立微观经济学教学的信息化平台，实现学生课前课后的有效预习和复习，减少基础概念体系识记对课堂时间的占用，为课堂实验教学获得必要的课堂时间。

（三）课程设计中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首先，通过对经典经济行为实验，特别是实验室实验，进行理论和实践方式梳理，发现那些既能服务于微观经济学理论教学又经过简单改造适宜在课堂上开展的实验。

其次，对筛选的经济实验进行课堂实施改造，在保留实验基本思想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简化，使之满足于学生快速掌握实验流程、教师易于进行实验管理、适用于普遍应用软件和实验结果快速可得等课堂实验要求。

再次，对以往教学计划进行调整，将课堂实验融入其中，保证既不因此减少课程对微观经济学知识体系完整性的覆盖程度，又能基于这一融入提升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积极性和最终学习效果。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引领,要将学生在实验所看到的和所体验到的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辩证认识之上,最终实现“洋为中用”。

(四)课程设计的可能创新点

首先,经济行为实验尽管近十年来在我国微观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已经逐渐展开,基于这一方法也已经形成了一批卓越的研究成果,但将经济行为实验引入微观经济学课堂目前国内开展的学校还十分有限,对于微观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其次,经济行为实验尽管逻辑起点和方法论与自由主义微观经济学具有相通性,但它的现实实践性特征使得它所得到的结果与微观经济学逻辑体系推论存在很多矛盾。这在微观经济学中开展辩证教学和批判教学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实践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引领作用就能够非常顺畅地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之中。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批判也正是张伯伦将经济实验引入微观经济学教学之中的初衷。微观经济学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引导学生辩证的看待其理论内容十分必要,但以往我们的教学中对如何实践这一教学目标一直缺乏方法,本课程设计对于微观经济学的辩证教学和课程思政有效开展在此方面具有一定创新性。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六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0-17.

[2]姚开建.经济学说史(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15-125.

[3]姚宇.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读与批判:微观经济学讲义[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7:3-16.

[4]约翰·H·卡格尔,埃尔文·E·罗斯.实验经济学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9.